

巴甫洛夫全集



人民衛生出版社

巴川林史全集

八五五五五五五

巴甫洛夫全集

第一卷

張 紉 华
王 曰 宏 等合譯
傳 驄 远
赵 师 震 审 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П. ПАВЛ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 1951 - ЛЕНИНГРАД

內 容 提 要

第一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篇頁較少，內容为公开信与演詞。有名的“致青年們的信”以及“招待第十五届生理学代表大会代表团时的演詞”等都收入其中。

第二部分是有关血液循环（与神經系統）生理学的論文，大部分屬於巴甫洛夫的早期研究。其中如“心臟的离中神經”、“論狗心臟的神經支配”、“心臟加强神經”、“迷走神經作为全身血压的調节神經”，“論营养神經支配”等等几篇，都是有名的古典著作，在生理学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从本卷中可以看出巴甫洛夫早期研究时代的才华煥發和工作努力。从本卷中可以学习巴甫洛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实验技术、理論推断和思想方法。

巴 甫 洛 夫 全 集

第 一 卷

開本：850×1168/32 印張：18 $\frac{1}{4}$ 插頁：16 字數：391 千字

張綏华 王曰宏 傅驥远 等合譯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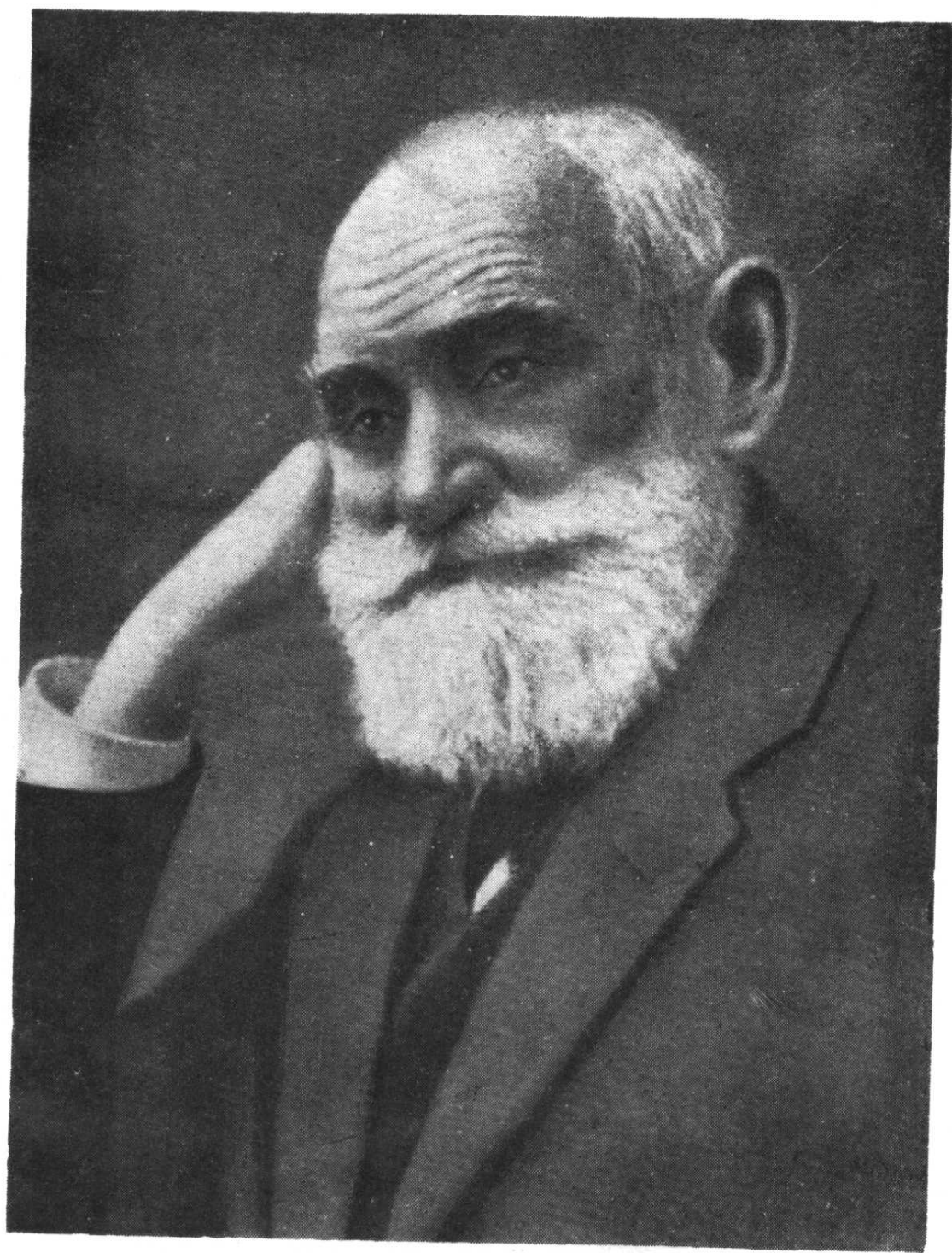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四六號)

• 北京崇文區橫子胡同三十六號 •

北 京 五 三 五 工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科技發行所發行 •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統一書號：14043•1703 195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 元 (北京版) 印數：1—2,400



Нб. Павлов

巴甫洛夫全集的第一版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36 年 2 月 28 日的決議准备刊行，完成于 1949 年巴甫洛夫誕生百年紀念日。

巴甫洛夫全集的第二版根据苏联部長會議 1949 年 6 月 8 日的決議刊印出来，其內容基本上是著者生前所發表的論文，
• 与第一版的內容相同。在这次增訂版中，又增添了一系列有关血液循环和条件反射的論文，以及第一版所沒有收入的“生理学講義”。此外，又在資料的安排上作了一些变动，目的在于按照一定問題把資料編排起来，而同时保持它們的年代次序。

巴甫洛夫全集的第二版共有六卷(八冊)。全集的文献索引、人名索引、內容索引以及巴甫洛夫的生活与活动梗概，这些将成为單独的一个附卷。

目 录

公开信与演詞

謝切諾夫生理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組織委员会主席在1917年

4月6日大会开幕时的賀函	3
致苏联科学院的信	6
致列宁格勒謝切諾夫生理学会的信	7
致苏联科学院的信	8
1935年的工作展望	9
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代表大会的开幕詞	10
1935年8月17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招待第十五届 生理学代表大会代表团时的演詞	13
1935年8月在梁贊市欢迎会上的答詞	14
致全頓巴斯煤矿工人大会的信	15
致青年們的信	16

血液循环与神經系統生理学的論文

維利基和巴甫洛夫的报告摘要	21
关于血管适应机制問題的实验資料	22
論脊髓中的血管中樞	28
血管神經支配的学說(預报)	55
关于血管系統神經支配的資料(預报)	60
論狗血压的正常波动	63
論狗心臟的神經支配(第二次預报)	73
心臟的离中神經	77
心臟的离中神經(第二篇)	249
論狗心臟的神經支配(第三次預报)	302
迷走神經作为全身血压的調节神經	303
狗心臟的神經支配問題(預报)	363

公 开 信 与 演 詞

〔謝切諾夫生理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組織委員會主席在1917年4月6日 大会开幕时的賀函^①〕^②

亲爱的同志們：

我此刻不能与諸位共聚一堂，深感遺憾。我們大家正过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我們以往是分散的，沒有联系的，而現在却聚集起来，結成学会。学会具有共同的旨趣和共同的任務：要把祖國的生理學保持在盡量高的水平上。現在我們所關懷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雜誌。可以說，在常設的世界生理學展覽會中，我們終於要有自己的陳列館了。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盡心竭力，使得陳列館尽可能地更加富于內容及具有意義。通过这个陳列館，比起从前我們分散在別人陳列館中的時候來，外國人就将更加正确地判斷我們正在做些什麼，更加正确地估量我們。我們的雜誌是在順利条件下产生的。我們有新的联系，即全國範圍的定期報告，有思想交流，有公开實驗、儀器展覽以及我們全部生理學設備和實驗室的表現，又有从此所产生的相互鼓勵和相互幫助：這些都不能不促進我們的日常工作。現時俄羅斯的非常情狀也一定大有助於我們每個人的這種熱情。

① Русск. физиол. журн., Т. I, Вып. 1—2, 1947. —俄文本編者

② 凡是有括弧号的題目与全部增补，都是編輯部所加的。——俄文本編者

我們剛剛擺脫了黑暗苦惱的時期。只要告訴大家一件事就夠了。我們這次代表大會不准在聖誕節前舉行，而准許在復活節舉行也附有一個條件：組織委員必須簽字立據，保證代表大會決不作出任何政治性決議。事情還不止于此。在我們的革命前兩三日，當最後批准發下時，還附有一項條款：我們必須在前一天把科學報告的提綱呈交警察局長。

謝天謝地，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希望它永不復返。

法國大革命也算造下了一樁很大的罪孽，那就是：把拉瓦錫處死，並在他請求延期執行以便完成某些重要化學實驗時對他宣稱，“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和他們的實驗。”^①但是，過去一個世紀也在人類智慧的這方面產生了決定性的變革；現在我們不必害怕一種民主政治會忘記科學在人類生活中的永久統治作用了。

我們不能不期待，我們应当期待，在我們的新的生活制度下，各種用於科學活動的資金將要有非常的增加。

既然如此，那就又有一個新的因素把我們工作的精力提升

① 通常把“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La République n'a pas besoin de sciences！”）這句可疑的話，說成是審判拉瓦錫的革命法庭的主席所講。但是，這似乎只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捏造。這類歷史學家屢次故意利用這句話來達到歪曲的目的，千方百計地企圖誣蔑法國城市與鄉村貧民出現於歷史舞台的那個時代。正像季米里亞杰夫（К. А. Тимирязев）十分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法國人民苦於外族侵凌與內部叛亂，由於絕望而失去理智，非常貧困，卻還有決心作出新的犧牲；他們追究了自己所痛恨的包稅人階層，把後者認作內部的敵人，認作外敵的同黨，其中之一就是拉瓦錫。拉瓦錫是在那一天走上斷頭台的26個包稅人中的一個。為了別人的罪惡，——為了榨取法國人民血汗的那些強盜的罪惡，他付出了代價。毫無疑問，拉瓦錫對他們的犯罪行為是沒有責任的……。”（季米里亞杰夫論文集，第一卷，1937年，215頁）。——俄文本編者

到最高程度。

那时候，在自由的、不断更新的、力求在生活各方面达到尽善尽美的祖国里，我们的学会和杂志——它们很幸运地与祖国生理学鼻祖、真正自由精神的体现者伊凡·米海洛维奇、谢切诺夫的光荣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切合时宜呀！

我谨向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敬礼，并热烈地祝贺我们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伊·彼·巴甫洛夫

〔致苏联科学院的信^①〕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我热誠地感謝祖国科学院的賀詞和祝頌。無論我做什么，我总是想尽我精力所及，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为我們俄罗斯科学服务。这就是最有力的鼓励和最大的滿足。

伊凡·巴甫洛夫院士

(1934年)10月2日，于列宁格勒

① 苏联科学院在巴甫洛夫85岁誕日(1934年)曾致賀詞，这是巴甫洛夫的复信。——俄文本編者

〔致列宁格勒謝切諾夫 生理学会的信^①〕

我衷心感謝謝切諾夫生理学会为了紀念我 60 年科学工作而特別召开的庆祝会。

是的,我很高兴,我同伊凡·米海洛維奇以及我許多亲爱的合作人員在一起,把整个不分的、而不是仅仅半个的动物机体,引到了生理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控制之下。这完全是我們俄国在世界科学中、在人类共同思想中的无可爭辯的功勛。

伊凡·巴甫洛夫

1934年10月14日,于列宁格勒

① 学会为創立人即名譽會長巴甫洛夫的 85 岁誕日举行了庆祝大会,由全体會員致送了賀电;这是巴甫洛夫的复信。——俄文本編者

〔致苏联科学院的信^①〕

科学院：

我衷心感謝同志般的热烈祝賀。但願我的美梦成为事实，
我們的集体實驗室工作能有助于建立人类的幸福，并在我所热
爱的科学中留下我們俄罗斯智慧的崇高紀念碑！

伊凡·巴甫洛夫

〔1934年〕10月23日，于列宁格勒

①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为了巴甫洛夫被选为高級神經活动生理学与病理学研究所所長而致送了賀詞，这是巴甫洛夫的复信。——俄文本編者

〔1935年的工作展望^①〕

現在我正在自己所喜爱的柯尔士什庄里休养。我非常非常希望活得再長久些……至少活到一百岁……甚至更久！

我所以希望活得長久，是因为我的實驗室正在空前地兴盛起来。苏維埃政权撥出了亿万巨款，用于我的科学工作，用于實驗室建筑之用。我深信，这种鼓励生理学工作者的措施——我終究是一个生理学家——会达到目的，而且我的科学将在祖国的园地上特別繁荣起来……。

無論我做什么，我总是想尽我精力所及，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在我的祖国内，現時正进行着宏偉的社会改造。貧富之間巨大鴻沟已被消灭。我希望还活下去，一直看到这种社会改造的最后成果为止……。

苏維埃政权的偉大成就，在于它坚持不懈地巩固了国防力量。我所以希望尽量長久地活下去，也是因为我对祖国的安全已經放心了。

① 1935年7月。巴甫洛夫剛剛从長期的重病恢复过来，就又开始进一步的生理学研究。此地所發表的文章就是这个时期写下的（消息报，第157号，1935年7月6日）。——俄文本編者